

# 老师恩情长流水

吕观德

四十多年前,我们下宅口村的学校有小学部和初中部。读小学时,方美婵老师教我音乐课,读初中时,方老师教我数学。方老师当时三十岁左右,人长得很漂亮,扎着两条辫子,个子小巧玲珑,很像一位后来在乐坛上走红的歌唱家。方老师是师范学校毕业的,教学水平很高。当年,我们三十来个学生中,就有十多个考上高中。数学成绩远超当时区里不错的初中。方老师实在是功不可没。

打我能记事起,我的母亲就有头痛的毛病。发作时头痛欲裂,只能躺在床上,夜里实在受不了了,有时会发出“啊哟,啊哟”的叫声,父亲和我们几个子女都束手无策。有一天早上,我的哥哥因为给母亲熬药,上课迟到了。当时,哥哥在村初中读书,我读小学。方老师是我哥哥的数学老师,她把他叫到办公室。后来,我哥哥告诉我,当时,他惴惴不安,怕方老师批评他。我的哥哥低着头,双手不停搓着衣角。方老师和颜悦色地问哥哥为什么迟到,她和蔼的面容渐渐缓解了哥哥紧张的心情,他一五一十把母亲生病的情况告诉了方老师。她听了,说:“哦,你先回教室吧。过了一段时间,她把一包天麻交给我哥哥,嘱咐他带回家煎给母亲吃。后来我们才知道,这些天麻是从遥远的云南昆明寄过来的。方老师的丈夫当时在那里的部队当军官。母亲按照方老师的吩咐,分了好多帖煎服,头痛的症状逐渐消失。

母亲的头痛好了,心病却来了。天麻是名贵中药,当时我们这边不容易买到,价钱应该不菲。怎样感谢方老师才好呢?一天夜里,全家人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翻来覆去思考这个问题。第二天早上,母亲从一个陶罐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钱,放在桌子上

把它一张张摺平,折好后交给我的哥哥,叫他给方老师。方老师自然不会收。推来推去后,方老师说:“那好吧,我先放起来。”

我们以为这件事过去了。想不到在学期快要结束的一个晚上,方老师拿着电筒来到我家。观洪(观洪是我哥哥的名字)、观德爷娘,前段时间学校事情多,没有工夫来看你们。今天空点,过来看看。头痛好点没有?当方老师知道母亲头痛好转后,连声说:“那就好,那就好。当时农村人普遍休息得早,坐了几分钟,方老师就站起来,摸出钱塞到母亲手里。这是我做老师应该的,不要客气。方老师说完,迅速地走出门。待我母亲追到门口,方老师已消失在夜幕里。母亲怔怔地站在那里,嘴里自言自语:“怎么有这么好的老师?怎么有这么好的老师?后来,我母亲又让我哥哥将一小篮鸡蛋带到学校送给方老师,她依然不肯收下。”

对生活困难的学生和家庭,方老师都会伸出援手,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。在我们村学校教书的那几年里,方老师每个学期都要到学生家里走访,嘘寒问暖,了解家庭情况,鼓励学生好好学习。她能叫得出每个学生家长的名字。碰到农村“双抢”,方老师还会挽起裤腿,到生产队和村民一起下田割谷。对学生,她从不嫌贫爱富,始终做到不卑不亢。学校撤并后,方老师离开了我们村,到别的学校任教了。几十年来,我每次回到家乡,和村民、同学聊起读书时的情景,大家都对方老师赞誉有加,言语中流露出如亲人般的思念之情。而我受其惠泽的母亲一直念念不忘:“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师?怎么会有这么好的老师?”

我是1976年下半年高考恢复后

开始读初一的。我们村学校的老师们心情振奋,准备大干一场。1977年下半年,学校决定从我们上面两届毕业班中开展考试,择优录取挑选几名同学,作为插班生和我们这届同班学习。一天下午放学后,方老师把我叫住,对我说:“观德,学校要招插班生。你哥哥读书好,叫他后天回学校考试,不要忘了。回家后,我就把方老师的话告诉父母。方老师可能是不放心。当天晚上,她又到我家,跟我父母说了学校的决定,动员他们让我兄弟回学校读书。你们的儿子读书好,让他年纪轻轻就在生产队干活,要后悔的。后来,我的哥哥回到学校参加插班考试,考上了高中。再后来,他又调到金融系统工作。”

几十年来,父母常常说:如果不是方老师,观洪是要在农村干一辈子了。我不是贬低农村,没有在当时农村生活过的人,是永远体会不到农村人的苦和累的。考出去,脱掉草鞋穿皮鞋,可以说是当时学生和家长的唯一希望,是当时学生刻苦学习的最大动力。是学校 and 方老师为我的兄弟提供了重新学习、扬起希望、改变命运的机会。我哥哥回校插班后,毕竟有近两年没有学习,起初读起来有点吃力,方老师就利用课余时间给他补习数学,还给其他任课老师打招呼,希望他们为我哥哥提供学业上的帮助。正是因为方老师的动员、鼓励和帮助,我的兄弟能够走出农村,外出深造,掌握知识,学习本领,实现了更大的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。

如今,方老师已过古稀之年。在她几十年的教书生涯中,教过的学生不计其数,她也许记不得当年在下宅口村学校教书时的事情了。但下宅口村的村民记住她,思念她,我们全家人思念她,感恩她!

## 教师夫妇

□金永生 史英

李老师、杜老师夫妇是我们昔日的师长、邻居,又像是我们的亲人。他们言传身教,不但教导我们生活技巧,还教诲我们为人处世的道理。今年的八月十五是李老师的83岁生日,我们想写写心目中的李老师,给他一个生日惊喜。

认识李老师夫妇要从我们来到永康一中任教时说起。

1983年8月大学毕业后,我跟随丈夫金永生来到他的家乡浙江永康。对于一个外地人来说,永康的一切、永康一中的一切,我都陌生得不能再陌生了。有一天,一位中年男老师与我迎面走过,我的同事对我说:“看到了吗?这个英俊的老师也是外地人。他叫李遐明,教高中物理。我从同事的言语中听出崇拜,这让我再次回头打量这个男老师:他背影高大魁梧,头发微卷,走起路来潇洒自如,温文尔雅,一副电影明星范儿。凭直觉,我推测学生们一定爱听他的课。”

1986年3月,儿子出生后不久,学校给我们分了房子,我们和李老师一家成了邻居。都说远亲不如近邻,我们两家的感情由此越来越深。

李老师家有一间工作间,桌上摆满了各种电子元器件。李老师是学校物理教研组组长。课余时间,他就在这里修理老师送来的各种电器,或学生用坏的仪器设备等。实

验室里的东西坏了,几乎都是李老师亲自维修。李老师把这个优良传统带给了整个物理组,这样既节省了学校的开支,又培养了组内老师的动手能力。李老师的行为给了我们启发:在学校生物组没有教具的情况下,我们也自制教具,制作了蝶类的标本、鸟类标本、细胞膜的电动模型、磁性教具等。

平日里风度翩翩的李老师还是体育场上的运动健将。篮球场上,只见李老师一蹦而起,大喝一声,抓住飞到头前的篮球,右手运球,侧身将篮球砸进了篮筐里。得分!李老师获得了连绵不绝的掌声。李老师就像是原子核,楼上楼下的年轻老师就像是核外电子,整天围着他转。讲起运动,李老师就会滔滔不绝,他特有的江苏口音,充满智慧、风趣幽默的语言,平易近人的作风,都深深地吸引着我们。

李老师夫妇特别喜欢我的儿子豆豆,家里有什么好吃的都拿出来给他吃。杜老师还教我制作一些江南特色的食品,比如甜酒酿、糖醋藕之类的。李老师也有一手好厨艺。记得1986年,李老师亲手烧了一道庐山甲鱼,至今还让我怀念不已。甲鱼养在大盆里,凶神恶煞。谁要是拿筷子逗弄,它立马就张开利齿狠狠地咬住。可李老师毫不畏惧,三下五除二就把甲鱼制服,很快甲鱼就躺在煤饼炉上的铁锅里了。

一会儿,满走廊的香味,过路人闻着口水直流。李老师小心翼翼地把甲鱼鸡盛到碗里,放在餐桌上。这道菜看起来既不腥也不腻,甲鱼的裙边透明如胶,碗里的汤汁鲜浓,鸡肉酥脆。用筷子一拨,甲鱼的肉和壳就分开了,入嘴肉酥汤鲜,每个人都争先恐后地吃了起来。也不知道是谁提议,说我们两家干脆把伙食费合起来用,在一起吃饭得了。于是,我家买菜,李老师做菜,我们开始了在同一个锅里吃饭的生活。饭后,李老师夫妇还常常抱着豆豆玩,豆豆当时四五个月,能听得懂李老师的话,喜欢用他那稚嫩的小手摸着李老师的胡子。李老师和杜老师给了我们长辈的呵护、家一般的温暖、父母般的爱。不是亲人胜似亲人!我们两家人直到学校分房子搬家才分开。当时只知道开心,现在想想,可真是多亏了李老师他们的无私付出,心里越发感激。

我们离开永康调到杭州工作后,多次与李老师夫妇相见。听他们谈起晚年退休生活,真像金色的秋天那样绚丽多彩,有着满满的收获。

往事如风,我们很珍惜这一段忘年之交,珍惜这种亦师亦友亦父母的情感。李老师、杜老师是我们尊敬的长辈,他们乐观积极、纯朴善良,永远是我们的好榜样。在李老师寿诞之日,愿李老师生日快乐,愿李老师、杜老师福满门、寿年长!



把美好的时光  
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 
**朗边**  
朗读频道

永康日报

永康市作家协会

## 种种可能 (外四首)

今若

我偏爱种种可能  
偏爱沿着河边  
看白鹭飞过水面的轻盈  
托起整个宇宙的欢欣

偏爱流水的无常  
偏爱虚无基于写实  
偏爱孤单的叠加,凑成无数的繁华  
偏爱感性的一次成型,基于理性的敲敲打打

偏爱雨滴的随意,滴滴答答  
偏爱把一种情感洞穿另一种情感  
偏爱把茶当酒饮  
不伤身也不伤心

我偏爱星空的月光,总有倒不完的洁白!

## 雨如棋

春天的雨水  
是天空下的招招好棋  
有一着险棋  
下在春心萌动的  
桃花上

## 我是树上仅存的一枚病果

每到秋意加深,天空渐老之时  
我的目光不敢在树上作过多停留  
枝丫上残留的几片叶子  
如内心的荒凉  
赤裸在相识已久的山坡  
生涩的交谈显得毫无营养  
更多时候,我是树上仅存的一枚病果  
总忘了季节  
我知道,它举着一点甜蜜  
终无法坚持太久,如同眼眶里的泪水

## 小春天

小春天在河流里荡秋千  
亮晶晶挂满双眼  
朵朵野花欢快奔向辽阔

微风从我腰间滑过  
银铃般盘旋  
钻进人们的心窝窝

鱼儿吞吐湖面上飞鸟寄来的彩虹信件  
春天的绿皮火车湿漉漉开进田野  
运来柳枝、蛙声、细语、小脚丫、斜月

## 微微的晨

清风把水面对折  
一半给你  
一半留我  
我又拿它装回满眼的秋风  
天空也在美好的晨  
抱起一条脱缰的小白兔